

## 冷(下)

## 捱

過長野縣的風雪之後，以為可以喘氣，那知韓國方面的攝製隊又來催命。去韓國幹什麼？當然又是拍雪景呀。而最多雪的，是在雪嶽山。

早年的電影，是愈省錢愈好，工作人員的待遇極透頂，正在埋怨時，看那邊韓國人，簡直是奴隸，爬上雪山，搬着幾十斤重的橙光器材，不吭一聲。我也幫手搬運，雪山爬到一半，已不能動彈，幫我拿的，竟是一個女的，屬於服裝組，瘦瘦地，不像有什麼氣力。

原來是一位助手，她姐姐嫁了一個助導，老闆申相玉看中他的才華，升他為導演，拍了戲，不賣錢，自殺死了。工作組收留他太太管服裝，帶了妹妹來幫忙，沒有工資的。

到了現場，我的記性不好，但對拍電影有特別的愛好，所以能記得所有工具和器材的位置。武術指導要找假血漿，我一下子就知道放在河的對岸，性子一急，就溲水跑過去拿來往演員身上

塗，拍得順利，但我就倒了下來。

腳已凍僵。

被送到小旅館休息，那服裝部的小女孩把我的腳抱在她懷裡取暖，血液才能恢復循環。陽光照入，發現她雙頰透紅，美艷到極點，這時，已不覺冷。

春天到了，跟着夏日，凍瘡發着，奇癢無比，拼命在皮膚裂痕撒止癢藥，無效，一年復一年，這凍瘡沒有醫好，看着傷口，天氣雖然熱，也發起抖來，想到女孩子的柔情，又溫暖。

返港做剪接工作，在瑞興百貨公司買到第一件能夠保暖的大衣，彼爾·卡丹的設計，那條粗大的拉鍊是打橫拉的。當年，這塊牌子還沒發臭，是件好看的衣服。

一直陪着我多年，後來又去韓國拍雪景，連這件大衣也派不上用場，跑去東大門的衣服市場，找到一件從美軍PX偷出來的空軍制服，夾棉尼龍布料，連着頂帽子，邊緣有獸毛擋雪。也不是什麼貂皮，後來才知道是狗毛，這

件大衣可真的厲害了，保住了我這條小命，再冷的天氣，穿上它，裡面加了一條貼身棉褲，再冷也頂得住。

吃的方面，大雪山之中沒有肉食，香港來的工作人員要求吃水果，哪裡來水果？跑去市場，看到一條條的青瓜，可真肥大，一買就是幾大箱，抬了回去給大家當水果，也吃得津津有味。

在現場的工作餐，是飯盒，大雪之中，哪有什麼熱飯，但好在生了個火，滾了一大鍋湯，把Kimchi和豆腐放進去煮，再淋在飯上，也能溫飽。但是我身為監製，不能搶先，都是大家吃過之後，剩下冷的才吞進口，這麼多年來，也養成我吃冷東西的習慣，太熱反而不行。

回到日本的小公寓，好友相聚，總是買一大堆肉和蔬菜，在桌上生個火爐來吃火鍋，什麼東西都扔進去就是了，最後那口湯最甜，吃呀吃，天氣一冷一定以火鍋為主，太多生厭，之後對火鍋一直沒有好感。



生活條件轉佳，電影的外景也沒像從前那般節省，因為市場已逐漸擴大，製作費也愈來愈充裕，吃住都好。

也夠錢買衣服了，到名店去買了一件茄士咩的大衣，是「avi」牌子，設計傳統，不跟流行，我一直酷愛這件衣服，出席宴會，或者到雪地工作，都穿著它。記得一年去拍《何日君再來》，導演區丁平要求鏡頭前降雪，我和幾名大漢就去搖大樹上的積雪，一搖全部掉下，自己變成一個雪人，但著了這件大衣，也不覺冷，這些日子香港又是史上最冷的幾天，再從衣櫃取出，穿在身上，走到街頭，還是合身合時。

再次去韓國或日本，已是旅遊，忽然覺得這兩個國家已不像從前那麼冷，就算是嚴冬，下了大雪，也不冷，到外面一件大衣已足夠，在室內根本用不着棉衣，到處有暖氣，穿得太厚反而全身是汗。

之後去了冰島，到了阿根廷的冰川，也不覺得冷了，到底是工作和遊山玩水的心境不同，或是禦寒裝備足夠，最冷的，反而是香港。

香港人完全忽視暖氣，以為忍幾天就過，一切都要忍、忍、忍。

何必呢？為什麼買冷氣機時不花多一點錢裝個冷暖兩用的？為什麼洗手間內也沒有暖氣，一直要忍？

不過，我們這一生，都是在忍、忍、忍長大的，在忍、忍、忍終老的。

忍了一下，就過了，我以為在日本文生活的那幾年，每一年的冬天都過不了，還不是過了？

以為在工作的惡劣環境也忍不了，還不是忍了下來，成長了下來？

又想起豐子愷先生年輕時寫的那篇「漸」的文章，一切都是漸漸中變化，令到我們不覺得，不覺得年輕，也不覺得老。

再冷，也已經慣了。■

冷